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高應龍

晦菴集卷四十二

宋　朱子　撰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馮作肅

所諭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沮子貢乃勉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但此章自不必別為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

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白叔京凡質其可否復以見諭幸甚又所引與點爲證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喻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

須得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説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為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為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説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以伊尹爲天民盖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傅説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髙直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如燕禮自有鹿鳴等詩無正

樂者則専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也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可欲之善與繼善之善同有諸已之信與成之者性理雖一而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

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别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别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邉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

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嵩卿

正顔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顔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顔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顔色

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集解不用此義

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

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以道左為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䟽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言修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功用妙用之説來諭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説亦
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説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
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
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别雖曰死而不亡然
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已身上認
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已性把持
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

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喻

答連嵩卿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多聞何以謂之師夫賢有小大記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至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之大畜故可以為師

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但若只如此理會則與王氏新經何異恐不必深致意也下段春秋補助之說放此

配義與道而不言仁充塞天地之間則仁在其中矣孟子言氣主於集義故也

更熟看上下文子細思索不可只如此草草說過

樂正子有諸已之謂信與反身而誠則能動人也如何信有諸已誠則能動人也

信與誠大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能動人否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

鼓瑟之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為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桓公不足以有為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為仁

乎或以為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為仁人

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乎

答連嵩卿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

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巳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盖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馮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此莫只是誠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馮依之説大槩固然然先生盖難言之亦不可不

識其意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易哉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智崇禮卑之意盖學者其知要高明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而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顔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

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為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已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仁禮之説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

答連嵩卿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為仁由已也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已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

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
乎恐不必引堯舜病諸以為仕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
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諭却費力也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
歸之與呂氏所說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
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
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文

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為主但窮神知化存神過化伊川横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考其說當孰從耶

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上說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則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一理然須分别

得出是亦理一而分殊之意大凡道理皆如此也此是說遺

書第一卷中仁人此一段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推己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堯舜孔子為踈戚之異似未然此各是發明一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人者是亦天而已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程允夫洵

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為空言竊敬慕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為學之道戞戞乎難哉

為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無

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頼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觧先録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之類

孟子集觧雖已具槀然尚多所疑無人商搉此二義尤

難明豈敢輕為之說而妄以示人乎來書謂此二義為

甚切處固然然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

自下而高乃得其序今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躐等也

為學之序不當如此而來書指顧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為失中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

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

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前所論蘇蘇頳濵正以其行事為可法耳

蘇黄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顔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為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晩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黄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曽子子思孟子老

朋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

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

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

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説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為此説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為蘇學者為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别紙條析

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為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為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豔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

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黄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静然謂簡静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静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静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

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
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
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
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䑛禪學如大悲閣中和
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
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
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
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

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盖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説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

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横捭闔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

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盖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録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録中已題出矣恐巳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頁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髙

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盖語録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猶氷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盖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

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戲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

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程允夫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

夫何有於禮樂

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

者人心之妙用

此說亦善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用以和爲貴也和如和羹可否相濟先王制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則有所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知和而和則不中節矣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禮齊民二者之决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國定之機也

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為治耳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為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為證是謂自欺如

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既告
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為知也
凡此皆為學用力處
此說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於鬼則於人可知矣
推說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諂字止謂諂於鬼神耳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
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

同意

此說亦善

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為是言者恐後生以私意妄議先王之典禮耳

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非謂後生妄議而云耳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皆其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不足而文有餘者皆不足以入道

此說得之

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為仁則不可更請合仁義禮智四字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曰苟志於仁無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意亦是然語太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警察療治也

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行不由
道而得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然則君子處貧
賤富貴之際視我之所行如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
賤而處富貴可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當以不以其道為一句得之為一句先生
批如此說則其字無
下落恐不成文理也
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為

是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亦甚簡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可以容

偽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聞道之士原始

反終知生之所自來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

理了然於心無毫髮疑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

夢覺以為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

學至於此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

此又雜於釋氏之説更當以二程先生説此處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然不同則知朝聞夕死之説也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安於德義如小人安於居處君子安於法度如小人之安於惠利心之所安一也所以用其心不同耳

此蘇氏説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與害爲對利於已必害於人利

於人必害於已害於已則我怨害於人則人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而其爲利害也公故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況於已乎

此說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鄰夫子之道至今天下宗之非有鄰乎

此說非是

心本仁違之則不仁顔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熟味聖人語意似不如此然則何以不言回也其身三月不違心乎

凡人有得於此必有樂於此方其樂於此也寢可忘也食可廢也葢莫能語人以其所以然者唯以心體之乃可自見周濂溪嘗使二程先生求顔子所樂者何事而先生亦謂顔子不改其樂其字有味又云使顔子樂道則不為顔子夫顔子舍道亦何所樂然先

生不欲學者作如是見者正恐人心有所繫則雖以道為樂亦猶物也須要與道為一乃可言樂不然我自我道自道與外物何異也須自體會乃得之

此只是讚咏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説着聖賢樂處更宜於著實處求之

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

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

此說是也

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

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

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

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

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

有力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

周耳知之末周故伯夷於清則中已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槩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學道者始於知之終於行之猶作樂者始以金奏終

以玉節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終始言之不必於金玉上求其義

此說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義蓋金聲有洪纖而玉聲則首尾純一故也

不動心一也所養有厚薄所見有正否則所至有淺深觀曾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北宫黝孟施舍之議論趨操則可見矣

此章之說更須子細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說過

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已以擴充之學教人與王介父以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二致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黨論起不復登程氏之門伊川没亦不弔祭則其所得可知矣此論未理會析為二致止恐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答程允夫

去東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

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已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録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所示語孟諸説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别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

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槀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絶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為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氷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真不虛語正叔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及二先生語録此間所

録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
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
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
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
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
决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

此語却未安盖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純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

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
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
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
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
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
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
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

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為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為有急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

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圖内游定夫所傳四人熹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為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似胡文定公盖嘗深闢之而熹載其説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偽皆可覈矣胡公荅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

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為孝矣元祐之於熈豐固有所謂不得已者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

答程允夫

亦足以發

顔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

夫子之言矣

忠恕誠仁之別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爲以己及物矣侯氏說未嘗誤萬物者誠有病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竊謂有德者未必有言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有

勇然義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著然云云以下各如所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而與國政者也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庶人也

蘇說之誤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竊謂四

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為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别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是之快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

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

佳

遺書載司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為給事

中云云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

此亦未能自信耶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為不理會此等處故

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問為之瞿然

上蔡語錄中有真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啓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畢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其小疵也

答程允夫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識其異處

伊川舟行遇風端坐不為之變自以為誠敬之力烈風雷雨而舜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歟

舜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

此說得之

善與人同以巳之善推而與人同為之也舍巳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以人之善為巳之善也

此說亦善

賢賢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此四者皆能若子夏之言可以言學矣然猶有雖曰未學之語若猶賴乎學者蓋雖能如是而不知其所以能如是者從何而來則所謂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也

此句意思未見下落請詳言之方可議其得失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故人不可使之無廉恥無廉恥則無以起其好義之心若之何而可化聖人之於民必使之有恥且格者此也

人自是不可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為言也

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為難然此說亦好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循理之所在周

流天地之間無不可者其親之也理之所當親也其遠之也理之所當遠也何比之有

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周徧也比偏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

謝上蔡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皆有深意惟近思者可以得之盖言行有絲毫不慎則於理有絲毫之失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藉用白茅之意似此推言於理不害然恐未遽說到此也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弒父弒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彊於其外者君子當求之於其中中者誠也外者偽也故父在當觀其事父之志

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沒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觀矣故父沒當觀其事父之行事父之行既已終始無愧而於三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事父之道非孝矣乎

此說甚好然文義似未安

敏於事如必有事焉之事當為即為不失其幾也

事只是所行之事必有事焉不知尋常如何說請詳論之乃見所指之意大抵說經以彼明此固為簡便然或

失其本意則彼此皆不分明所以貴於詳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爲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凡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

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致知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

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子聞之曰是禮也三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宏大後世諸子所不及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聖人教人讀詩之法

此類言之大畧不曉所主之意恐其間有差或致千里

之繆也

見實理是為智得實理是為仁

惟仁者能得是理而以得實為仁則仁之名義隱矣而以得實下疑當有理字

理之至實而不可易者莫如仁義禮智信非仁不成

如孝弟禮樂恭寬信敏惠皆仁之用也

此數句亦未見下落

學者須先有所立故孔子三十而立又曰患所以立

然則若何而能立曰窮理以明道則知所立矣

立是操存踐履之效所訊非是患所以立承不患無位

而言蓋曰患無以立乎其位云爾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如諸葛孔明草廬中

對先主論曹孫利害其後輔蜀抗魏吳其言無一不

酬者蓋古人無侈心故無侈言如此

所引事不相類

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温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

謂脩辭立其誠也

近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絏為可妻也雖嘗陷於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吾斯之未能信言我於此事猶未到不疑之地豈敢莅官臨政發之於用乎

此事是何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之才亦亦顔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為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與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為顔子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忠與清皆仁之用有覺於中忠清皆仁無覺於中仁

皆忠清

以覺為仁近年語學之大病如此四句尤為乖戾蓋若如此則仁又與覺為二而又在其下矣

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悦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相夷矣

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畧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

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

為仁固難歟曰孔子不以易啓人之怠心亦不以難啓人之怠心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為之則無難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

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

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

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

耳

予絶四蓋以此教人也故曰毋毋者戒之之辭

毋史記作無當以無為正

未見其止也學必止於中而止非息也於中止行耳

百尺竿頭猶須進步豈有止法乎

據上下章止字皆但為止息之意學止於中乃止其所之止非止息之意字同用異各審其所施竿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譬喻者

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與上文不當相屬或曰論語之書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

四科皆從於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歎而列之

君子之道本末一致灑掃應對之中性與天道存焉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本也宜先而可

傳此末也宜後而可倦哉譬諸草木其始植也為之區別而已灌溉之長養之自芽櫱以至華實莫不有序豈可誣也然學者多慕遠而忽近告之以性與天道則以為當先而傳教之以灑掃應對則以為當後而倦焉躐等陵節相欺以為高學之不成常必有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自志學充而至於從心不踰矩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成也不可禦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為

堯舜之孝悌則灑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烏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盖惟其理之一致是以

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更細思之

篤實也學當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

得之

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為非禮者致知也

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言顧行行顧言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質直而好義則能修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内能修身外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得乎此與禄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之謂聞察言觀色如孟子所謂聽其言也觀

其擇子人焉廋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達矣非謂能修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猶遠

正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以勞之帝堯曰勞之來之凡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皆勞之之謂也此堯舜之政也其要在力行

耳故復告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茍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故曰先有司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答程允夫

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凝釋雖異其為物

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為氷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氷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兄長以為如何

程子以為横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鬼神之理某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為神往

者為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
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
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
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
義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
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為物之物爾
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
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為物𫛞亦嘗與

李通講此渠云精氣為物者氣聚而為人也遊魂為變者氣散而為鬼神也此説如何更望詳賜批教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為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

答程允夫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　呂氏

曰萬物之莫不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鬼鬼鬼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為德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萬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向按此二說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泛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者亦物之一爾但其德在物之中為尤盛故為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斂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

於氣者有隱顯偏正厚薄之不同茲其所以有鬼神人物之異歟　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為有無呂氏曰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即此意也

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為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詳細推之

答程允夫

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

善屬焉靜爲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曰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何

此二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爲主則辯說紛拏無時可通矣

仁義中正洵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

言然常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

禮智何也

中正即是禮智

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

以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

然今乃遽為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

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之却令

學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為之說爾

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

為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為孰深

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

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為人之等差而發也

近思録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

之說相出入然横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

横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其優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所謂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事耶然未可謂自然者豈以其猶有思焉而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翫味之

所教學者看精義說甚善然竊以為學者須先從師友講貫粗識梗槩然後如此用工不然恐眩於衆說之異同也

此乃憚煩欲速之論非所敢聞然亦非獨此書為然若果有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翫味久熟則衆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為吾磨礪之資矣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

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
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卻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
看得相似分明卻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
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
者意思卻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
也記得向在髙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
宿處曾奉荅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
味更告思之草此為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版籍固所職然勢有所壓而不得為則亦無可奈何潘

答程允夫

憲却要理會事俟出入少定試更白之㡳能相聽亦百里之幸也版籍分明自是縣道理財之急務今人只見重疊催税之利而不察鄉吏隱瞞之害故不肯整理此是上下俱落在厮兒計中甚可歎也石鼓之役意思甚好但恐擇之却難處耳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髙明所以為害尤甚不

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誠字得力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百就實事上更着力為佳

答黄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為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已

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諭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即請見過却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考異

程允夫問答　此其心跡之間　跡一作術

此句更索消詳　索一作當

至於鳶飛魚躍之間　間一作間

理之至實　理一作道

晦庵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貢生臣李幽圖

晦菴集卷四十二

宋　朱子　撰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静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静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憒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

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工夫處願於日用語黙動静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

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諭以為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

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指陳所以為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為邪今來諭有云解釋文義則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何立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頃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為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諭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

來諭又謂動靜之外别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

言之則動有資於静而静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諭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喻蓋人生而静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静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静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别感物

而通感物而動語意廹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
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
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
疑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
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
字今既遺藁無之則當改正但其它說性不一處愈使
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

為然否上蔡雖説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别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諭

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横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葢曰子厚以禮教

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其説清虚一失使人向别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説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文子知言疑議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韙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仲

知仁之説前日答晦叔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教謂釋氏初無觀過工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書未及報也夫

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為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為遷善改過求合天理設也然則與彼亦何異邪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同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為言葢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

所觀亦無不可因以識觀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譏彼是異同浴而譏裸裎也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

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

隸問孔孟言性章

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

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揚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非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

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平日有涵養之功則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

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

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

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葢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

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葢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

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

未知中否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葢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葢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

埀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絶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證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為據而曲為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為陰靜第二圈為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

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説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

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强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諭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郤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

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曰以情為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為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

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葢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别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别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一

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書乃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為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嘆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

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倒説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説之失便以中和為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為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

舊語如來諭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熹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為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諭大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葢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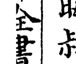
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憒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些小溫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

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為學之要耳細觀來諭似皆

未察乎此此熹之所疑者七也晦叔書中論此大畧與吾丈意同更不及别答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脉通貫近世學者貪説仁字而忽畧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并與仁字而不識也夫來教之為此數説者皆超然異於簡册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為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為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葢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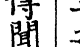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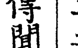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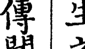
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别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别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絶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

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語皆此一摸中脱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摸横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説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别為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為足以合内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脱然頓舍舊習而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懐以求博約葢天下公理非一







家之私儻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答胡廣仲

久不聞問向仰良深即日秋涼伏惟燕居味道神相尊候萬福熹哀苦不死忽見秋序觸緒傷割不能自堪時來墳山幸有一二朋友温繹舊聞且爾遣日實則不若無生之愈也欽夫召用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汲書傳聞晦叔且歸亦久未至使人懸情耳吾丈比來觀

何書作何功夫想所造日益高明恨無從質問向嘗附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審於尊意云何有未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揚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闕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為闕遣來幸甚幸甚今日當還家臨行草草布此不能他及邈無承教之期惟異以時珍衛千萬幸甚

熹再拜上問閤政孺人伏惟懿候萬福郎娘均慶伯逢兄不及拜狀昨鄭司法行已嘗寓書矣不知達否子直亦欲求見幸遣人導之并及此意此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昨承季立兄慰問欲具疏上謝又恐子直之行繚繞反致稽緩旦夕還家作書附子飛處未必不先達也

熹又覆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

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闕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適巳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祫祭之位

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作階上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𥈭牾如此似難畫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月伊川作主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創東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葢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

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吴晦叔

别紙所詢三事皆非淺陋之所及然近者竊讀舊書每恨向來講説常有過高之獘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

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已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他亦多類此不暇一一辨析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

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觀其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見不可遺處著見章灼不可得而揜矣前輩引用此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來諭亦脫此字豈或筆誤而然耶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

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畧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觀何書如何用力想必有

成規恨未得面扣敬夫小試已不負所學使人增氣但從容講貫之際陰助為不少矣

答吳晦叔

陰陽太極之間本自難下語然却且要得大概如此分明其間精微處恐儘有病在且得存之異時或稍長進自然見得諦當改易不難令切切如此較計一兩字迫切追尋恐無長進少氣味也伊川答横渠書只云願更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久之自當條暢此可見前賢之用

心矣如何如何仁右道左一叚先生説得極有曲折無可疑者盖仁是這裏親切處道是家所共由故有左右陰陽之别古人言道慤實平穩一一有下落處不若今人之漫無統約也

答吴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静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静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静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

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吴晦叔

前書所諭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

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

彊為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㬊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來喻及伯逢兄說必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為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為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為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

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為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為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為仁若以為有此三物遞相看覷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匆遽

急迫之甚乎凡此尤所未安姑且先以求教

答吳晦叔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

奉行天討毫髪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孟子知覺二字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此言盡之自不必别立說也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者事也所以當孝所以當悌者理也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予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予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前書所論觀過之說時彪丈行速匆遽草率不能盡所懷然其大者亦可見不知當否如何其未盡者今又見於廣仲伯逢書中可取一觀未中理處更得反復詰難乃所深望然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熹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来

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内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録亦甞再以書論所疑大概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

為明白想皆已見矣并為參詳可否復以見教幸甚幸甚

答吴晦叔

五刑一段近得大紀諸論考之其說詳矣然有所未曉復以求教蓋此經文本有七句令於其間雜然取此五句以為五刑之目而又去流取贖輕重不倫一也先贖後賊則非以重及輕先鞭後贖又非從輕至重先後無序二也又謂象以典刑施於士大夫而以不顯其過隨

宜改叙為近於流宥之法即不知正象刑是作如何行遣三也又皋陶作士本以治夫蠻夷寇賊之為亂者若如此說則書所稱皋陶方施象刑惟明乃獨以其施於士大夫者言之不惟非命官之本意亦與本篇上文不相應四也又鞭朴自是輕刑得宥反遭流徙去輕即重不足為恩五也金贖流宥本是一例而就其閒贖又輕於流者今贖乃列於一刑之目而當贖得宥者反從流徙之坐尤為乖戾六也移鄉謂之流猶為近之改叙他

官及坐嘉石入圜土則與流字意義不同矣七也凡此七條皆所未曉更望參訂下諭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説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藁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

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

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畧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

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

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概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

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緫老黙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巳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心

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欿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此

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虚淪於静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盖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静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諭

踐形之説來諭得之但説得文義未分明耳熹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名是也盖人之形色莫

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如此推說似稍分明不知是否

絕四有兩說一說為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為孔子禁絕

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考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為明白平易也又來諭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

所示下學上達先難後獲之說不貴空言務求實得立

意甚美顧其間不能無可疑者請試論之蓋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為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

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禮義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既有巴攬牽合之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其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

可見矣

答吳晦叔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

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前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時忘記本語故復辨之耳

答吴晦叔

孟子操舍一章正為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為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為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辨也

答吳晦叔

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

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況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

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 憝

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

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説以狥先儒之説也

答石子重

所論仁之體用甚當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過克已之私而

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焉猶恐墮廢不克自彊尚頼時有以警策之幸甚幸甚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

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録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

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處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因風却望示教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

亦善葢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

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

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

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

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

答石子重

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

無病否窮理盡性等說不記話頭是如何然此亦非大節所存俟徐講之未晚也

答石子重

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況粗遣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為虛談其

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别後當有以捄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絶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竪拂幾如説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敬字之説深契鄙懐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

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荅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

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克齋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為人作一克齋銘録呈它文數篇并往有可評處幸與聞之欽夫聞老兄之風亦甚傾企令熹致願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儆甚至但

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間親戚
問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恐於
吾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
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
說話皆是大病不知向來相聚亦嘗僘之否此道寂寥
近來又為邪說汩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
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
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明

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為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為謗子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屢請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聽乃荷愛予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己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熹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當復聞闕期尚遠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冐空名旦夕便為計矣但順

之又未必以為是耳

答石子重

所諭縣庠事前書已具禀矣若如今者所諭則事體尤重須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實乃能當之不然則以縣道事力遽為此事與憲議訶恐有所不能免耕老雖故舊食貧心極念之然不敢贊兄為此也必欲相見招其一來為旬日之欵則不妨一書納上書中之説只云老兄欲相見宅不敢及也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

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輙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葢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為愈私心甚欲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不知尊兄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日受用處矣

答石子重

國材若學最可念所恨駁雜滯泥自無受用處深欲一見之或到能津遣一來為幸明道集中所論學制最為有本曾經意否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此生之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所修條制立尊道堂之類亦是此意然時措從宜處亦有曲折幸併取觀之當有所契

答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曾分别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别學習二字而不曾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說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顔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已其說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

夫須以博學審問為學慎思明辯篤行為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葢舉其要也學者旣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習而不忘然後無閒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閒斷則又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行有餘力此章所辯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

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為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伊川言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與張解志哀而不暇它問之語不同游氏說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與張解可以改可以未改之語亦異擇之辨說雖多却不及此何也

答石子重

從事於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已能自已

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予若說不著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顔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何嘗以己為能為多為有為實曾子却見得顔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賛歎其所為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

此只是顔子地位

熹按此謂顔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若得之矣然

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著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為有餘也

篤信猶曰深信伊川謂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知味而愛所謂信之篤者也若不篤信安能好學守死謂死得有落著善道謂善其道猶工欲善其事善於其職之善守死所以善道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

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

且如自己為學官為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他不理會自己要緘默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他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

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子欲居九夷與乗桴浮海同意當時傷道之不行中國之陋實起欲居九夷之念已而不去亦是順理都無私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此是道已不行中國已不化所以起欲居九夷之意化與不化

在彼聖人豈得必所居則化理如此耳中國之不化亦怎奈何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未見其止止是聖人極致處所謂中是也顏子見得中分明只是未到到便是聖人故夫子歎之問吾止也與未見其止同異曰止則一般但用處别未見其止是止於其所止吾止也是於其所不當止而止

以上下文考之恐與吾止之止同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

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擇之云此是進德事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是成德事先知後仁從外做入由用以至體自明而誠誠之者人之道

也先仁後智從裏做出由體以及用自誠而明誠者天之道也三句雖同只仁智先後不同便有成德進德之間不可不辨也

程先生自分别此兩條令如此推說亦詳盡也

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度纔做便揍著他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闊狹方圓後方始揍著

此說亦善

顔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顔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為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顔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顔淵為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顔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天機

自動不知其所以然

門人詳記曾晳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

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人之舉動

孰非天機之自動耶然亦只此便見曾晳狂處蓋所見

高而涵養未至也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

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

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

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静做功夫始得

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有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

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中庸恰好處若未能克己

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此子思明道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言養氣之法與此不同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視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言無可憾者若他人之怨不怨則不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他人之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措置也

其言也訒有默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得深了只是箴
司馬牛多言之失仁者其言也訒此仁者與仁者不
憂仁者安仁之仁者不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
之仁者一般
前說誠太深仁者其言也訒蓋心存理著自是不胡說
耳後說亦恐未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氏為我近乎義墨氏
兼愛近乎仁當時人皆以為真仁義也靡然從之未

有言距之者若不是見得聖人這邊道理明白如何識得楊墨之非仁義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順之云此言過不及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過也苟不是這樣人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此不及也二者俱非也擇之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有德之人雖以慕名而能讓然於簞食豆羹有時却見於顏色其心本不如是故也正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者也

兩說皆通舊來只如後說然亦嘗疑其費力但前說又無甚意味耳請更商確之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言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順之說是

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葢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他皆從此充去故孟子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無人言命不得無天言性亦不得但言命則主於天言性則主於人耳誠者合内外之道兼性命而為言者也

誠者以下語似有病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

此說甚善

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

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

在中之義義者理也只是這箇理在中者中也在外者和也中者性之體段和者情之體段也

義字說得太重伊川本意亦似只說體叚云爾和者情之體叚語意未備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擴之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至善乃極則

思是發用之機君子為善小人為惡那事不從這上出但君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面去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静静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此處更宜深玩之

動靜有終始賔主方其動也動為主靜為賔及其靜也靜為主動却為賔動極而靜則動却終靜却始靜

極復動則動却始靜却終雖然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存也及其靜也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

擇之云此段甚好但更欠說主靜之意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力曰伊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如此敬亦是聖人事曰固是畢竟将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

恭敬忠皆其蘊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專之謂也推此意則與敬字不同自分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欽明舜恭已湯聖敬日躋是也但自是聖人之敬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之意克之書中亦講此叚然其意亦雜幸并以此示之渠又論慎獨意亦未盡大抵獨字只是耳目見聞之所不及而心獨知之之地耳若謂指心而言而不謂之心蓋恐指殺似不然也故君子慎其心是何言耶

答石子重

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概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般柴之說

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可見

此一節當分作兩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是防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所謂以下文觀之者如此

小人閒居為不善惡惡不如惡惡臭也必見君子然後

著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欺而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

答石子重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是為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即愛親從兄之心習而察

則仁矣然而不敢說必無犯上作亂故曰鮮其或有之以其習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為仁患在不察故爾表記曰事君處其位不履其事則亂也謂違君命為亂此所謂犯上者犯顔作亂者違命也

孝弟順德犯上作亂逆德論孝弟却說犯上作亂底事只為是他喚做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一般君子則不然先理會箇根本根本既

立道自此生曷惟其已許順之云其為人也孝弟猶是泛而論之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務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順德終是不善之心鮮矣

此二說大抵求之過矣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概寛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

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録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為仁後以為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為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

二先生説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説則當以解為正蓋

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明道曰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云便遠暴

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却是就遠字上用工上蔡云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又曰緊要在上三字說不同如何

熹詳此意當以明道之說為正上蔡之說尤有病

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不以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先後意甚異畢竟天下歸仁當如何說

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恐當以後說為正蓋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為主近子細玩味似若知覺亦不可去蓋不知覺則亦必不愛惟知覺故能愛知覺與愛並行而不相悖恐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覺為仁耳醫者以四支頑痺為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痒又安能愛更乞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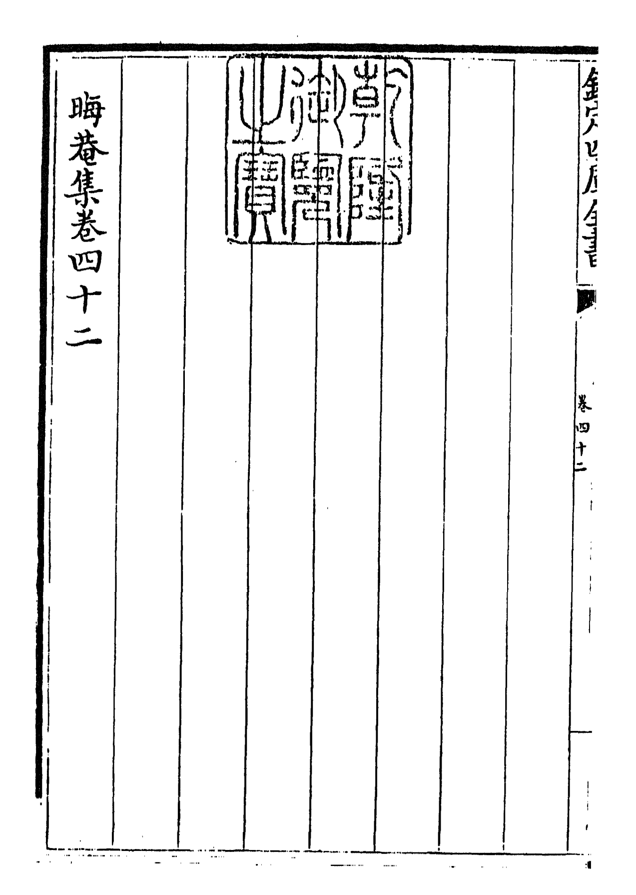
此義近與湖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畧録一二上呈亦可見大意矣一答胡廣仲書仁之說一答張敬夫書

答石子重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别不然混雜為一孰為仁孰為

義孰為智

仁字之説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説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胡溟涬動以仁包四者為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令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幸甚



晦菴集卷四十二